

“儿童诗”何为？

□ 张国龙

每一个儿童都天然地具有一颗诗心，但在他们的成长之旅中，诗心往往会悄无声息地被遗落在某处。如何能让儿童天然的诗心永葆？显而易见，没有比“活着”更具有意义的事。活着，本身就充满诗意，即便是泪水、哀愁和苦难亦是构成诗歌本体的重要内容。一颗被诗性滋养的心灵，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胸怀、格局，以及艺术人生的宽度、厚度和广度。

儿童并不会真正关心儿童诗是什么，但是，当与让他们产生共鸣的儿童诗相遇，他们就会表现出迷恋玩具一样的热情。与成年人相比，儿童是绝对无法忍受单调、枯燥的现实生活的。儿童无以复加的好奇心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促使他们拼命反抗现实，尽一切可能打破无趣的秩序和规则，尽可能在无聊的生活中找到乐趣。这应该是儿童特

别迷恋游戏的本源动机。而儿童诗，无疑是一种高端的游戏，是对现实生活的精妙的戏仿。它贴近儿童的现实生活，但绝对会与一地鸡毛般的现实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。唯因那种距离，或曰疏离，好像够得着，似乎又差那么一点点，便令人欲罢不能。那就是潜隐在字里行间的诗意，浸润了童真、童心和童趣的纯粹的诗意。

没有诗歌，将会怎样？没有诗歌，就没有新奇感，就没有审美的激情和冲动。春天花开，盛夏绿荫，秋天黄叶飘落，冬日雪花纷飞，全都没有感觉。有了诗歌，又会怎样？从世俗、琐屑中发现了一个小孔，从孔里看见了另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。因此，我们便从许多诗句中找到了活着的价值和意义。比如，“我童年时抛向天空中的球/至今没有落地”（英国，迪兰·托马斯）那

些美好的童年记忆，那些没能完全满足的童年愿望，都在回忆中绽放出瑰丽的光芒；“我是一个孩子/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/我任性”（顾城，《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》）。当我们被现实生活中的蝇营狗苟裹挟感觉不到光亮，童年时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激情往往能让我们“一晌贪欢”。

有了儿童诗的陪伴，孩子们的成长显然就增添了诗的芬芳和瑰丽，可以抵御现实的乏味，可以彰显无功利的童真，可以化解种种难以抗拒的现实困厄，可以舒缓排山倒海般的心理压力。显而易见，儿童诗最大的魅力并非在于它的体裁意义，而在于它的自然天成的趣味性。用纯质的幽默，令人莞尔的戏谑，大巧若拙的理趣，呵护了童心，



尊重童趣，培育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诗性气质和诗性人格。每一个孩子或多或少都有读书的压力，爷爷故意曲解孩子们的疑问，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/一句一句地读/一段一段地读/一页一页地读……”（《书怎么读？》，丹尼斯·李）。曲解中隐含着素朴的真理和令人会心一笑的幽默，呵呵一乐中缓解了孩子的读书焦虑。“我真想见见海的女儿/但每次都没有找着/今天总算不坏/捞到了她的腰带”。（《海带》，谢采筏）儿童无以复加的想象力，突破了人们对海带的庸常认知。海带是海的女儿的腰带，这种联想绝对是空前的、唯一的。海带与腰带的相似性，既生成了想象的合理性，更增加了趣味性。

儿童诗，无疑需要引起儿童的共鸣，从而实现情感宣泄和引发同理心。儿童直接从儿童诗中感受到语言艺术之美，感受到节奏、韵律之美。同时，儿童诗教会儿童捕捉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乐趣，以及各种各样的美好，甚至是不完美之美，从而塑造诗性气质和诗性人格，寻找到诗意栖居的心灵底色。

作者单位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
(责任编辑 郎静)